



大公報 110 周年

方漢奇： 大公報群星築報業千秋



▲在北京宜園的家中，方漢奇接受本報記者專訪，他的身後正是他與大公報名記者蕭乾的合影
本報記者隋曉姣攝

▶方漢奇書房中擺着他生日當天的《大公報》相片

▼方漢奇（右）與蕭乾（左）在蕭乾家中的合影



方漢奇為大公報辯誣

2002年大公報百年報慶，方漢奇發表《為大公報辯誣——應該摘掉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帽子》一文。下面是文章觀點摘編。

論罵：
《大公報》對國民黨不光是小罵，也有大罵。有時甚至是怒罵、憤罵和痛罵。考慮到國民黨當局對報刊言論的嚴厲限制和迫害，能夠如此堅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場，為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不畏強權，盡責言責，不但沒錯，而且難能可貴。

如果說國共兩黨都罵過的話，兩罵相比，《大公報》罵國民黨的時候更多一些，也更經常一些。從1927年的《蔣介石的人生觀》罵到1949年的《迎上海解放》，罵了足足二十二年。

論幫忙：
《大公報》給國民黨幫的忙如果是為了堅持抗戰到底，就不能說是幫國民黨的忙，而是幫國家的忙。

《大公報》不僅幫過國民黨的忙，也大大地幫過共產黨的忙。第一個派記者去蘇聯採訪

向中國讀者介紹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真實情況的，是《大公報》。第一個派記者去邊區向全國人民報道中國工農紅軍萬里長征的真實情況和邊區建設情況的，是《大公報》。

在國民黨當局發動內戰，強迫國統區內的各種媒體稱共產黨為「共匪」的時代，只有《大公報》公然抗命，仍然堅持稱「中共」和「共軍」。毛主席在接見《大公報》記者時說的「只有你們《大公報》把我們當人看」，就是對《大公報》的以上言論行動的肯定。

論中間勢力：
解放前的《大公報》是中間勢力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都為爭取《大公報》做過大量的工作。《大公報》被爭取過來之後，又通過它的評論和報道，幫助共產黨爭取到了更多的中間勢力的支持。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公報》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有着特殊貢獻的。無論如何，再也不要該把「小罵大幫忙」這個惡謔強加在它的頭上了。

有這樣一位八旬老人，他並非大公報群星譜中的知名報人，而是為大公報百年歷史造冊的人。他是大公報最輝煌的張季鸞、王芸生時代的讀者和親歷者，在大學講授大公報超過六十年。他，就是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方漢奇。

大公報110周年報慶前夕，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方漢奇在北京宜園的家中接受記者的專訪。「我現在記憶力大不如前，丟三落四的，有一次想到俠文老，我就怎麼都想不起名字了。」然而近兩個小時的對話，這位八十六歲的新聞史泰斗所講述的每一人、每一段情節、每一個典故都豐富鮮活、細膩準確。

方老用龍井新茶招待來訪的我們，在瀰漫着茶香灑滿陽光的書房，鶴髮童顏的方先生對大公報娓娓道來。
本報記者 孫志 隋曉姣

方漢奇的書齋四壁皆為書牆，藏書雖多卻井然有序。十幾平方米的屋內大公報痕跡無處不在：右側的書架旁最近一周的大公報堆成一摞，明顯被翻閱和整理過；一份鑲在鏡框中的民國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頭版照片端放在右側書架上，據方老說這是他生日當天的大公報，他在國家圖書館工作的研究生送的生日禮物；房間右側的書架上則擺着方老和社會名流的合影，其中和大公報老報人蕭乾、金庸的合影很是顯眼。

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的重鎮。周恩來總理評價大公報：「第一是一貫愛國的，第二是堅決抗日的，第三是為中國新聞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

1991年正式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不僅為大公報設立專門的詞條，還為英敏之、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范長江等12位大公報人設立專門的人物詞條。近代以來，中國湧現過數以千計的著名新聞工作者，有幸作為人物詞條入選這部國家級百科全書的只有108人，大公報佔九分之一，受重視之程度可見一斑。

張季鸞為兩岸所接受

主持大公報筆政十五年的總編輯張季鸞，曾擔任孫中山的秘書，並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宣言》。在他的主持下，大公報創造了報界的奇蹟，其「文人論政」、「文章報國」的風骨為國共兩黨領袖所尊崇。張季鸞逝世，毛澤東、蔣介石分別發來唁電，蔣介石親自前往弔唁、致祭。方漢奇認為，張季鸞是國共兩黨都能接受、且都有極高評價的人物，「應當在兩岸交流中當成一面旗幟樹立起來。」

「大公報可以把這篇文章做得很好。」方漢奇說，毛澤東對張季鸞的評價是「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並且毛澤東曾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學學張季鸞「搖着鵝毛扇就有神來之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辦報方法。「張季鸞這個人是站得住的。」

國民黨對張季鸞則有特殊的感情。方漢奇指出：因為和同盟會的于右任很熟悉，經于右任推薦，張季鸞擔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秘書，這是國民黨領導人尊重張季鸞的一大原因。說起于右任與張季鸞的交往，方老不由得吟誦起于右任送給張季鸞五十大壽的賀詩：「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日日忙國事，時時念國愁。」方漢奇說，張季鸞其實就活了五十多，所幸他在五十多歲老來得子，實現了延續香火的心願。「他的兒子張世吉來看過我，他後來在香港做生意，現在已經不在了。」方老言語中透出些許無奈，嘆息這位報界宗師的孫子沒有繼承他的衣鉢。

今年是張季鸞逝世70周年，張季鸞坐落於西安市長安區杜曲鎮竹園村的墓地，卻與豬圈相鄰。「這麼好的文化資源就這麼糟蹋了！」方老深感痛惜。

胡政之遠見造就蕭乾

「這張和蕭乾的合影是在木樨地路北21樓蕭乾的家拍的，當時我是陪台灣的李瞻（原台灣政治大學新聞所所長）去拜訪他，蕭乾的影響也不僅在大陸，在對岸及整個華人世界都影響甚大。」

方漢奇指出，整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蕭乾是唯一在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因此他不光代表大公報，也代表中國。「二戰期間，蕭乾都在歐洲，一邊在學校唸書教書一邊做大公報的記者，直到德國戰敗在紐倫堡審判戰犯，蕭乾由始至終都參加了。」方漢奇說，當希特勒轟炸英倫三島時，蕭乾正在倫敦，有現場的通訊和報道，很不簡單。

「這是胡政之有眼光，在二次大戰開打之前，就在歐洲布一個子。」說起蕭乾赴歐的那

段歷史，方老還談到一件軼事：蕭乾在香港出發去歐洲前，路費讓小偷偷走了，蕭乾打電話給胡政之，胡政之馬上再發給他一筆，讓他趕快動身。「胡老闆真有氣魄！這筆路費不是個小數，一般的老闆可能會說『丟了就算了』，或者『那你賠』。只有胡政之，趕緊再給一份。」

方老評價，蕭乾有這樣的影響，離不開胡政之的遠見和大气。

呂德潤遠征緬北

「大公報在緬北戰場有一個戰地記者……」記者的話剛開了個頭。

「呂德潤！」方老接過話頭，呂德潤是大公報駐印度、緬甸的戰地記者，隨中國遠征軍征戰印緬，他的經歷後來編成《遠征緬北》。「相當長時間，遠征軍都提不得。」

方老剖析道：「因為遠征軍是國民黨的軍隊，囿於國共對立的歷史認識局限，國民黨軍隊屬於反動武裝，那段歷史在當時都要另冊。遠征軍中有一些青年在抗戰勝利後就復員了、去唸書了，這些人在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要『挨整』。後來被調到東北區打內戰的就更不用提了。」

記者曾撰文《兩代總理與一代名記》，講述兩任總理關懷呂德潤先生。朱鎔基總理見到呂老，畢恭畢敬地跟他說「呂老我年輕時就看您的文章，您是我的偶像」；溫家寶總理在親筆給呂德潤的回信中寫道「德潤先生：如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並讚揚呂老心繫底層百姓。

方漢奇說，呂德潤受到政府的善待，不僅成為國務院終身參事，後來還做到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敬老崇文是中國的一個好傳統，政治家敬老和崇文，這是有遠見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對大公報的肯定。」

金庸是個奇人

方先生與金庸的合影則攝於浙江大學，方先生去浙江大學文學院講課時見到了時任浙大文學院院長的金庸。「金庸是個奇人，那麼多武俠小說沒有相當的文學功底寫不出來。」方先生說，當時金庸還送給他全套武俠小說。

說起金庸在大公報工作的經歷，這位研究新聞史的長者瞭然於胸：「金庸是從上海考進大公報的，從翻譯做起，後來做編輯，但實際上他同時也承擔一些採訪任務。」

除了對老大公報人相當熟識，方漢奇對大公報人第二代、第三代的情況也十分清楚。「胡政之的孫女胡政住在亦莊，她是中學教語文的老師；她的父親也就是胡政之的兒子現在住在養老院，已經衰老了。」方老談到，如今有關胡政之的事情都由胡政出面，她和表兄王瑾一起編寫了《回憶胡政之》。

微博傳播大公報

指着書架旁成摞的大公報，方老說，每天看完大公報贈閱的報紙後，他就親自送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資料室，這份報紙就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安家了，供師生作為研究資料。「所以大公報送我不白送，新聞學院的同學和老師都會讀，將來學生做研究、寫論文，就是這一份報紙。」

雖說是新聞史學界的泰斗級人物，但方先生學攝影、玩音響、寫微博，是個不折不扣的「新人類」。如今他的實名微博粉絲數達到83萬。方先生在微博上評點時局、縱論古今。「據2012年4月13日香港《大公報》報道，『不妨學學當年魯迅、王芸生等老一輩知識分子是怎麼罵人。』」這位不失童趣、懷揣憂國之思的眞性情學者，正在利用新媒體的課堂傳播融入血脈的大公報！



▲方漢奇（左）與金庸合影